

文/歐柏昇

世界各地的文明，都會注意到頭頂上的日月星辰，並且循著它們的升落而生活。因此，天文應該是人類文化一個很普遍的主題。不過，關於臺灣原住民，這樣的問題很少被提出：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如何看待天文現象？背後蘊含什麼樣的宇宙觀？這些課題尚未有全面的研究。

即使如此，從文獻資料和田野調查之中，我們開始看見一些吉光片羽。本文從既有的文獻，初步梳理布農族文化中的天文概念。

## 日月星辰的神話傳說

原住民口述的神話傳說，包含許多人與自然萬物互動的題材，我們可以從中找到一些關於日月星辰的內容。

傳說故事的早期記載，可見於日本時代的原住民調查報告。這些報告是在殖民政權強勢進入部落的背景下誕生，但是在此同時，記下了外力干擾以前的傳統文化面貌。例如，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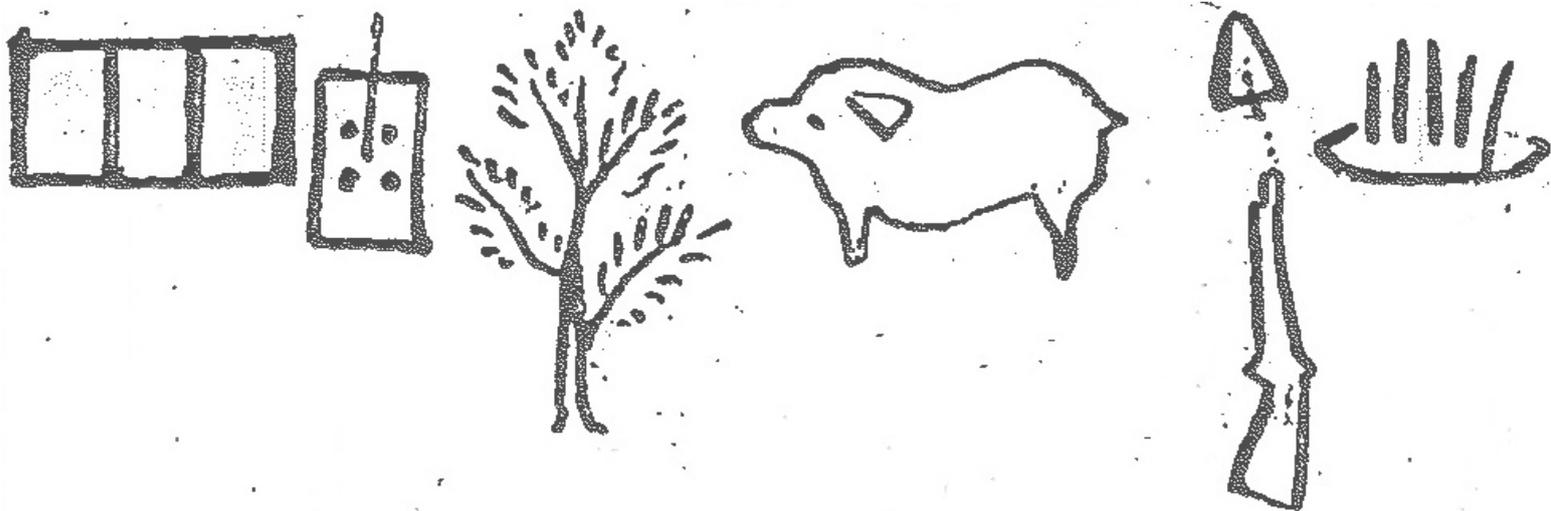
山融吉主導編寫的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，記錄原住民各族的社會狀態、宗教信仰、傳說等諸多面向。

在這些文獻中，最常見的天象故事就是征伐太陽的傳說。射日神話在世界各地的文明中相當普遍，臺灣原住民各族也很常見，各有特色。布農族的射日傳說，主軸是講月亮的起源。以下引述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的一段布農族傳說：

太古時代，天上有兩個太陽，所以晝夜相當炎

# 人與月亮的約定

## 布農族的天文



熱。有一天，一位母親帶著嬰兒到田裡工作。工作之前，她先割了些草，將嬰兒安置在草堆上。不料嬰兒卻被太陽活活地曬死。母親非常傷心，急忙跑回家將此意外告知丈夫。丈夫聽了非常憤怒，立刻把弓箭遞給大兒子，並命令他說：「你現在就去射殺太陽！」大兒子為了儘速替弟弟報仇，準備一些粟當口糧便出發了。……太陽終於如期預料的方向升起，於是拿起弓箭朝太陽射去，結果一箭射中太陽的眼睛。這個受傷的太陽，正是今天的月亮。現在我們每個月都要祭拜月亮，就是為了要安慰祂，以免祂再度發光發熱。<sup>1</sup>

原民會編纂的《Palihabasan-布農族神話傳說及其彙編》，光是射日神話就收集到26則，故事梗概大同小異。<sup>2</sup>有些版本描述，射日者遭流血的太陽（即後來的月亮）捕捉，最終決定懺悔，而向月亮請教祭祀方法。有的版本則詳細說明月亮教導的祭儀內容，例如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編著的《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》，記錄了這段文字：

月亮卻傳授射日者祭祀的事宜和禁忌，「不可吃甜食，否則會有荒年」，「新月時非祭不可，月盈時用孩童祭，若不如此孩童便會死」。<sup>3</sup>

布農族的歲時與生命祭儀繁多，而射日傳說解釋了祭儀的由來——按月舉行的祭儀，是人把太陽射傷變成月亮之後，與月亮的約定。若有興趣閱讀更生動的描繪，可參考前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策劃的「臺灣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」系列圖畫書，其中布農族的分冊，即以《與月亮的約定》為題，敘述

這段關於天象的故事。<sup>4</sup>

從天文的角度來看，月相的盈虧是很好運用的自然時間週期。布農族人觀察月亮變化舉行祭儀（具體時序體現在下文介紹的「板曆」），人與天象時時都在互動，而神話傳說賦予了更深遠的意義。二十世紀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的這句話令人玩味：「神話的功能，乃在將傳統溯到荒古發源事件更高、更美、更超自然的實體而使它更有力量，更有價值，更有聲望。」<sup>5</sup>

近年來新出版的傳說故事採集成果，還可見到其他有關日月星辰的故事。例如，南投縣信義鄉的布農族人達西烏拉彎·畢馬（田哲益）採集大量傳說，其中一則是著名的「星星與螃蟹的戰爭」：



圖1. 曲冰文化館驛站展示的繪畫作品，以「星星與螃蟹的戰爭」為主題。





圖2. 布農族天象故事相關出版品《布農族的天象學》及《與月亮的約定》。

古代星星會從天上射擊河流裡的螃蟹，如果我們到河流，經常會發現很多已經死了的螃蟹，這就是qensazan星星和叫butsul的星星從天上射擊而打死螃蟹，而流星pudias就是星星的子彈。我們經常可以看到，在黑夜裡，流星速度非常快的從天上劃破天空，就是星星射擊螃蟹。<sup>6</sup>

鄭漢文、田紹平的著作《布農族的天象學》，則敘述了星星與螃蟹戰爭的起源：兩個氏族互相鬥毆，其中一個氏族的七個人被殺死，成為北斗七星，而殺死那七人的加害者，成為河裡的螃蟹；兩個氏族分別變成星星和螃蟹以後，仍然互相仇恨，每天戰鬥。<sup>7</sup>

在布農族耆老的生活情境裡，「流星」應該是很常見的天文現象。星星與螃蟹戰爭的故事，解釋了流星的來由，並且將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人們連結起來。

## 星星的名稱

鄭漢文、田紹平《布農族的天象學》是極少數關於原住民天文知識的專著，書中不僅搜羅臺東布農族的天象傳說和諺語，解釋各種天文與大氣現象的文化意涵，亦介紹幾個布農族語的具體星名。表

一彙整文獻中的布農族語星名。由於布農族分布地域廣大，五大社群<sup>8</sup>的語言及文化不盡相同，所以表中首欄註明資料來源的社群。

根據《布農族的天象學》書中的詮釋，有些族語星名的意涵，反映星星作為農耕時程的標誌。例如，飛馬座四邊形的布農族語稱為bangkal，原意是指「四方形」，後來也指水田或梯田。當bangkal在東方出現，正是新年的時候，此時打理好水田準備插秧；尚未有水田的年代，則是上山找新墾地，為來年的開墾與種植做準備。<sup>9</sup>

另一個例子則是獵戶座大星雲，布農族語稱為bunuh，原意是指它像「一團粉狀物」。當bunuh出現在東方天空時，代表可開始墾地，準備播種小米，而星雲的樣貌正呼應山田燒墾的火焰。<sup>10</sup>以上族語詞彙的分析，讓我們理解天象變化與農業生活的深遠關聯。

## 布農族天文曆法

天文在農耕生活的應用，若發展成規律的體系，則可能成為一套曆法。布農族有一種特殊的曆，是刻在木板上，因此稱為「板曆」。木板上的每一個刻痕代表一天，刻痕上方以圖像符號標記當天該做的事情，因此又稱為繪曆或畫曆。所標記的

表一 布農族語星名及其認定

社群	布農族語	星座認定	說明	資料來源
巒社群	busulbintuqan	無	以此星位置和月亮盈虧決定一年之始。	1
巒社群	pelpituan	北斗七星	七人與敵族相殺，死亡後變成星星。	2
卡社群	bunuk	無	觀察此星，作為象徵性開墾儀式的時間依據。	2
卓社群	bintuqan daing	無	字面意思是「大星星」，族人認為天上有顆大星，是所有星星的領袖，可據此占卜吉凶。	2
郡社群	mumu	昴宿星團	指一團星星聚集在一起。mumu指年紀很大的人或棕三趾鶉，表示縮成一團且具神秘力量。	3
郡社群	bangkal	飛馬座四邊形	四方形的意思，也指水田、梯田。新年時在東方出現，要準備插秧或上山找新墾地。	3
郡社群	bunuh	獵戶座大星雲	是指像一團粉狀物。在東方出現時，表示此時山田要燒墾。	3
郡社群	palbintuhan	北極星	意思是保持某種狀態的星星。作為辨別方向的指標。	3
郡社群	hainsazan	北斗七星／獵戶座	指整經臺，七顆星像整經臺上的凹洞，或整經時不停繞線的動作。	3
郡社群	busul bintuhan	仙后座	對著地面河蟹射擊的一把弓。	3

資料來源：

- 1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就慣調查會著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，《蕃族調查報告書·第六冊，布農族·前篇》。臺北市：中研院民族所，2008。
- 2 田哲益、全妙雲，《呼嘯山林：南投縣布農族口傳文學集》。南投市：南投縣政府文化局，2012。
- 3 鄭漢文、田紹平，《布農族的天象學》。臺東縣延平鄉：臺東縣桃源國小，2019。



圖3. 臺東縣延平鄉巴喜告（桃源）部落的板曆復刻圖繪。

事情，主要是在執行按月的祭儀，如開墾祭、播種祭、豐收祭等，所以也有人稱之為祭事曆。

1925年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首次報導布農族Qanituan社的繪曆。<sup>11</sup>這塊木板長121公分、寬10.8公分、厚0.9公分，是該社的祭司所擁有。日本時代末期，在Haba-an社又發現兩塊板曆。1994年，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再發現一塊板曆。目前總共已知以上四塊板曆，而最廣為人知的符號來自Qanituan社的版本。<sup>12</sup>

1930年代，布農族板曆引發不少討論。臺灣總督府官員橫尾廣輔將板曆上的符號詳細釋義，不過對他而言，布農族擁有「繪畫文字」是令人意外的事情，因為大關山事件、逢坂事件、太魯那斯事件等皆是肇因於「進化」較晚的布農族人「行兇」。<sup>13</sup>從他的論述可見，進化論的觀點以及「理蕃」政策的得失，仍是殖民政府官員關心的焦點。

臺北帝國大學人類學者馬淵東一，則從天文曆法、宗教與社會等角度，研究繪曆的意義。1936年馬淵東一的論文指出，繪曆相當於「祭祀備忘



圖4. 南投縣仁愛鄉曲冰部落的板曆符號展示。

錄」，所指示的祭儀是配合農業活動的季節時程，主要目的是小米豐收。<sup>14</sup>這篇論文說明板曆的幾項天文曆法特色：（一）每年12個月。（二）有置閏。（三）1個月是指「月亮出現」的期間，而不刻意計算每月日數。以下我們討論這幾項特點。

首先，戀社群的Qanituan社1年有12個月，分別以該月祭儀表示月份名稱，如「射耳之月」、「播種之月」。馬淵東一更說明，若遇閏年，則在第12個月之後增加「休憩之月」，不過各部落的閏年頻率不盡相同，3、4、5年1閏的情形似乎皆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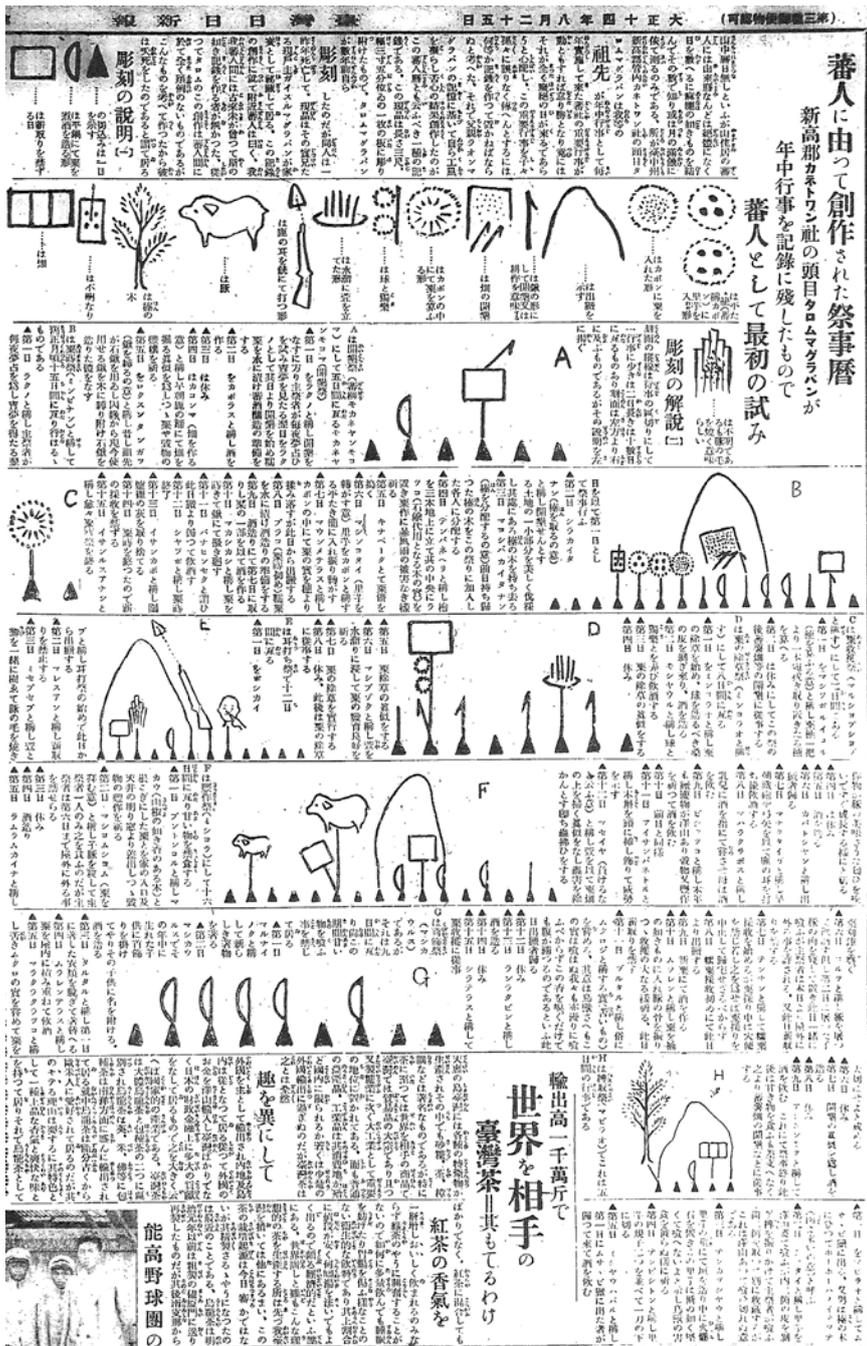


圖5. 1925年8月25日《臺灣日日新報》首次報導布農族板曆。

曆製作者關注的不是每天連續、精確的日期，而是在月亮變化的週期內，確保能夠完成對應於農耕的祭儀。

關於布農族曆法的時序觀念，人類學者黃應貴則指出，布農族的月名是以該月主要活動稱呼，代表「時間」的重要性在於指示活動，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線性時間概念，而是「在自然時間基礎上賦予時序來指示應進行的活動。」<sup>18</sup>黃應貴不僅記錄了東埔社的12個月名，亦提及5種月相的族語名<sup>19</sup>，如表二。

馬淵東一還提出了一個問題：為

表二 布農族語的月相名稱

月相	布農族語
月牙初現之日	misiboan
月半之日	dahnamishan boan
月圓之日	mau boan/vuvu boan
殘月之日	magusin boan
無月之日	dohon

資料來源：黃應貴，《「文明」之路·第一卷「文明化」下布農文化傳統之形塑（1895-1945）》，頁50。

何布農族的曆法觀念特別發達？他認為，背景是農耕生活，但更直接的因素是宗教觀念——布農族的人與農作物保持直接的咒術性交流，因此祭儀相當複雜，而祭日天數多。這些祭日的安排，是配合農作物的季節性變化，於是布農族的曆法發達，且自然需要設置閏月。<sup>20</sup>

布農族人配合月亮盈虧的週期，安排農耕及其相應的祭祀活動，而這些規律展現在板曆當中。板曆當中的祭儀傳統，也呼應了射日神話裡，人和月亮約定好要按月祭祀的傳說。

若無置閏，月份和農作物的季節變化就無法保持一致。<sup>15</sup>我們可以對照佐山融吉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的記載，其中丹社群也把1年分成13個月，第13個月是不工作的「過年之月」，只不過文中並未說明此月更詳細的安排方式。<sup>16</sup>

這套曆法有「月」的概念，但是與現代工作生活的「月」不盡相同。我們先留意一件事：板曆的呈現方式，並不是將1年12個月、365天全部都標記上去，而是只標出有祭儀的日子和月份。馬淵東一的研究指出，板曆的一個月是指「月亮出現」的期間，沒有月亮的日子不納入，且不刻意計算每月有幾天，只要在該月之內，能完成板曆所標示的祭日即可。<sup>17</sup>也就是說，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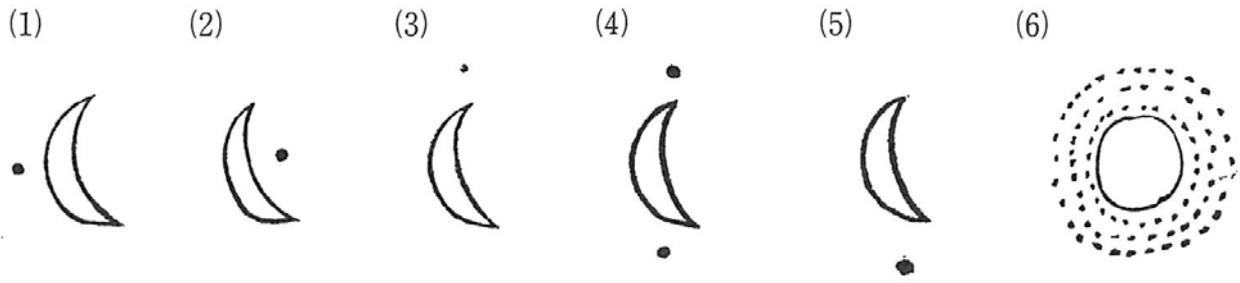


圖6.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以圖示說明布農族卡社群的六種占星法。取自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，《蕃族調查報告書·第六冊，布農族·前篇》（臺北市：中研院民族所，2008），頁74。

## 天象與吉凶

天象在文化中另一種常見的應用，是用來占卜吉凶。佐山融吉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，以圖示說明布農族卡社群的6種占星法（圖6）。前5種情況，皆是在星星靠近月亮的時候，依據月亮和星星的位置關係來判斷吉凶。以天文學的詞彙來說明，就是在亮星「合月」的時候占卜。第(1)和(2)種情況，也就是星星出現在彎月的東、西兩側的時候，表示兇象，凶敵已經接近。第(3)、(5)種情況，當星星出現在彎月的南端或北端，則是代表吉象。第(4)種情況，彎月的南北端各有一顆星，則代表「兩條道路皆有敵人」，是凶象。此外還有第(6)種情況，與星星無關，是說明月暈出現代表凶象，即遠處有戰爭。

據田哲益的紀錄，布農族巒社群的受訪者全萬春指出，古人認為星星接近月亮的時候，代表某個部落會發生意外事件，而他自己觀察多年也屢試不爽。<sup>21</sup>全萬春另提及langkas星，那是一個火紅而閃亮的星，若飛到某地，會導致該處發生災難。<sup>22</sup>丹社群的受訪者也提及類似的說法：「如果突然看到一顆星星，與平常時日不同，非常閃亮火紅，或看到流星墜落稍逝，村社中會發生不好的意外事件」，例如有人被水沖走、墜崖或被殺害等。<sup>23</sup>

鄭漢文的調查也得到相似的說法：看見火流星必有災厄。多位報導者皆敘述，看見火流星以後，當事人或他的親人就過世了。<sup>24</sup>此外，新年看見月亮旁邊出現很亮的星，代表將有親人遭逢大難，<sup>25</sup>這個說法呼應《蕃族調查報告書》的敘述。

由上可見，對於布農族的耆老，天象似乎不只



圖7. 洪文和於2023年1月探訪曲冰部落耆老Katmi' Qalavangan（余桂花）。

在遠古神話中具有「存在感」，他們應該也經常觀察天象，於是可以用來判斷吉凶。

## 傳承文化，展望未來

以上我們從相當少數的文獻紀錄，窺見布農族觀察天象的豐富文化。這些內容是否只是冰山一角呢？口傳的文化記憶，是否還蘊藏更多人與宇宙自然的對話的痕跡？背後又還有多少深遠的文化意義？布農族的天象文化，有待進一步整理及探究。

擔任曲冰公共事務促進會理事長的族語教師洪文和，目前致力於推動文化調查工作。洪文和有強烈的文化使命感，已花費十餘年時間進行田野調查，把握時間訪問高齡的耆老，研究布農族卓社群的傳統文化，其中關於天象的題材相當豐富。

洪文和長年收集的布農族天象文化資料，目前由國立暨南大學主持、文化部補助的「星創學堂人才培育：原民知識與星空旅遊發展戰略計畫」整理編纂，全國大學天文社聯盟合作執行。此計畫逐步將口述的資料整理成文字，並轉譯為星空旅遊和教育場域可用的敘事文本，以利向大眾推廣。

全國大學天文社聯盟的原民天文小組，集合許多不同專業背景的青年夥伴，除參與上述計畫，也持續舉行讀書會及田野計畫，盼能更全面探究原住民族知識體系之中常被忽略的天象、宇宙觀相關主題。期盼未來在臺灣的天文課程當中，星空的文化詮釋不再只有西方主流的希臘神話故事，而能夠增添一套本土的、原住民文化脈絡的敘事。

#### 附註：

- 1 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著，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，《蕃族調查報告書·第六冊，布農族·前篇》（臺北市：中研院民族所，2008），頁181。
- 2 海樹兒·友刺拉菲，《Palihabasan-布農族神話傳說及其彙編》（新北市：原住民族委員會，2014），頁76-129。
- 3 小川尚義、淺井惠倫著，余萬居譯，《原語による臺灣高砂族傳說集》，未出版。此則載於尹建中編，《臺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》（臺北市：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，1994），頁119。
- 4 杜石鑿故事採集，陳景生繪圖，文魯彬（Robin J. Winkler）英譯，《布農族：與月亮的約定》（臺北市：新自然主義出版，2007），頁15-34。
- 5 馬林諾斯基著，李安宅譯，《巫術、科學、宗教與神話》（北京：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127。
- 6 達西烏拉彎·畢馬（田哲益）、達給斯海方岸·娃莉絲（全妙雲）著，《布農族口傳神話傳說》（臺北市，臺原出版，1998），頁37。
- 7 鄭漢文、田紹平，《布農族的天象學》（臺東縣延平鄉：臺東縣桃源國小，2019），頁22。
- 8 卓社群、卡社群、丹社群、巒社群及郡社群。
- 9 鄭漢文、田紹平，《布農族的天象學》，頁78。
- 10 同上，頁80-85。
- 11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1925年8月25日，第5版。
- 12 海樹兒·友刺拉菲，〈傳說與月亮的約定——布農族祭事曆Islulusan〉，《原住民族文獻》第14期（2014年5月，新北市），頁8-14。
- 13 橫尾廣輔，〈談布農族的繪曆〉，收於黃幼欣主編，陳連浚、黃幼欣、陳瑜霞譯，《理蕃之友中文初譯本》（新北市：原住民族委員會，2016），頁384-385。
- 14 馬淵東一，〈布農族的祭與曆〉，收於黃智慧主編，李蕙霽、馮秋玉、黃淑芬譯，《馬淵東一著作集》第三卷（臺北市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2021），頁307-325。
- 15 同上。
- 16 《蕃族調查報告書·第六冊，布農族·前篇》，頁167。
- 17 馬淵東一，〈布農族的祭與曆〉。
- 18 黃應貴，《「文明」之路·第一卷「文明化」下布農文化傳統之形塑（1895-1945）》（臺北市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2012），頁48-54。
- 19 丘其謙的研究甚至指出八個月相的指標日。見丘其謙，《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》（臺北市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1966），頁15。
- 20 馬淵東一，〈布農族的祭與曆〉。
- 21 田哲益、全妙雲，《呼嘯山林：南投縣布農族口傳文學集》（南投市：南投縣政府文化局，2012），頁240-241。
- 22 同上，頁241。
- 23 同上，頁240。
- 24 鄭漢文、田紹平，《布農族的天象學》，頁103。
- 25 同上，頁72

歐柏昇：臺大物理系博士生、全國大學天文社聯盟理事長